

火 狐 之 舞

WANGXIANJIE ZHONGDUANPIAN XIAOSHUO

王宪杰 著

友谊出版社

火狐

王宪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火狐之舞/王宪杰 著·-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社,2001.12(黑马丛书)

ISBN7-5057-1639-5

I.蝉蛻… II.钟… III.中短篇小说-作品集 IV.I84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535 号

书 名	黑马丛书系列之六·火狐之舞
作 者	王宪杰
出 版	友谊出版社
发 行	友谊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卞洪登 李辉
丛书策划	黑马丛书工作室
印 刷	营口日报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7.5 印张
印 数	0001-1000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57-1639-5/I·454
全套定价	158.50 元 本册定价 16.00 元

难以割舍

(自序)

据父亲讲：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扛锄头的。这个家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到了我父亲则复杂得多了，几乎什么都扛过，这不是他不安分，是那个动荡时代使然，他没辙。而到了我这儿就简单多了，锄头、榔头什么也没拿过，上学开始拿笔，小学、中学、大专，直至参加工作到今天，再也没有把笔扔下，于是乎，笔就成了我的拐杖，整日就这么拄着拐杖，在一条叫文学的小路上，歪歪扭扭，跌跌撞撞地跋涉着，也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能走到哪儿。那时，我是个“痴呆儿”，脑子里只有一根弦，痴痴迷迷、死心塌地地做着文学的“小妇人”。后来我发现，患痴呆症，脑子里只有一根弦的不只我一个，竟然还有多么多人跟我一样执着在这条拥挤的小路上。走着走着，我感觉前方的路越来越窄，窄得已经容不下我那细瘦的双脚了，接着困惑和迷惘就并肩而来了，就在我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猛然间回头凝望，我惊奇地发现我的众多的同行

者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医治好了自己的“痴呆症”，他们都逃之夭夭了，包括那些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或已经有了建树的爱好者或作家们，他们逃到了酒肆、茶楼、夜总会去了，他们谈笑间就丢下了文学的高雅，便一头扎向世俗的怀抱里了。我很理解他们现实的壮举，更佩服他们观念转变得竟然如此迅雷不及掩耳。我终于明白了，香车宝马、灯红酒绿自然要比茅屋寒舍、清灯孤影受用的多，有了那么多好玩的好干的，谁还独守着这份寂寞！况且当今社会已经不再是《红岩》、《青春之歌》和《艳阳天》的时代了，在现实的不能再现实的今天，我也同人们一道，只能是在扼腕叹息之余，正襟脱帽，为文学的没落去默哀了。就这么在不经意之中，文学就成了背时的衣裳，被人们毫不客气地扔到了路边的垃圾桶里，人们再也没有闲情逸致来谈文学了。闲暇的时候会会朋友，喝点酒，摆摆“长城”，对个缝，总比伏在桌子上“爬格子”强得多。我何尝又不是这样呢，在我写作的历程中，有过八年的空白，在这八年时间里，我混沌沌沌，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忽然有一天，我心里就有了一种犯罪的感觉。八年来，我为什么会一路跌跌撞撞？就因为我不经意间丢掉了我的“拐杖”。当我再重新拾起“拐杖”时，我走的踏实多了，一篇又一篇作品从我的“拐杖”下流淌出来，经过迷惘的我，又重新找到了自己。

我从来就没有当作家的野心，只是有写作的这种偏好和固执的本性。这种偏好和本性脱胎于母亲的子宫，她给了我以足够的营养，虽然脐带脱落，偏好和本性却凝固在我的身体里，凡事必较真，较真必失败。可我又不甘心，常常陷入一种思考，过滤后的思想往往就这样变成了一篇篇激扬的文稿。从此，“报屁股”被我捅得鲜血淋漓，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了铅字，心里自然有一种愉悦和满足。然而，真实的东西往往是见不得人的，正因为我写的都是“真话”，指不定就呛了谁

的肺管,接着不满、责难、谩骂就气势汹汹地来了,想躲都不行。我体会到一种人生的艰难和悲凉。我却没有退缩,因为我骨子里的钙质就是坚韧和固执,我一刻也未停止过写作,只是变得圆滑了,小说就成了最能表达我思想情感的方式,也许我用文字堆积的故事是虚无缥缈的,但它却是我情感和思想的真实流露。我以为现实的自我并非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自我,其实生活中许多人也同我一样,并非是一个完全意义的自我,好多的时候,我们都在伪装自己,在领导面前、同事面前、战友同学面前、亲戚朋友面前、父母孩子面前,甚至是丈夫、妻子面前,谁都有保留自己隐私的权力,谁都不可能对你周围的人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谁也不可能活成水晶的模样,晶莹剔透。因为生活是复杂的、多样的,人心是难测的,有时,真实的谎言,善意的恶毒能化解许多矛盾,也能避免许多不必要痛苦和烦恼的产生。所以你不能不伪装自己,偶尔戴上一把假面具是一种潇洒。我最佩服的就是那些活得潇洒的人,就刻意去踏着他们的足迹走路,一点点我也就这么潇洒起来了,虽然很累,却也乐此不疲,其实是一种无奈。

而进入创作状态的我,是一个最真实的自我,我很珍惜我自己的创作过程。到今天,我也记不清自己究竟塑造了多少作品中的人物,尽管这些人物是苍白无力的,但他们、她们或忧郁、或犀利的目光,就是我关注生活的眼睛,他(她)们的忧伤,就是我的忧伤,他(她)们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他(她)们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他(她)们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他(她)们的思考,就是我的思考,他(她)们的疑惑,就是我的疑惑,我已经把我全部的情感,都倾注到我的作品里了。

我从未奢望过文学的回归和复兴,更没想借文学的复兴而摘一顶荣耀的帽子扣到自己的头上,因为我已经没有那样的精力和耐心去等待再走过一个世纪的时空,我只是难以割

舍文学这种最能表现自我的情结。尽管我的作品还显稚嫩，我塑造的人物还显苍白，但它毕竟是我心血的结晶，我爱它，就像我的孩子。

进入文学的荒芜时代的确是我们这些还在写着的人的悲哀，但我却说什么也不愿洒下为文学送葬的眼泪。因为生活是真实的，我愿做一名忠实的守望者，哪怕文学到了“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境地，我依然会是那位头戴蓑笠的渔翁，独钓寒江雪。

我非常欣赏一代文学大师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它哭，它就对你哭；你对它笑，它就对你笑”。

目

录

难以割舍(自序)

换一种活法,如何/1

风雨人生/33

岁月/82

靓女阿莲/110

不想糊涂/130

飘逝的声音/158

苦也好,累也好,开心就好/184

火狐之舞/208

●孙守仁评说王宪杰●

一首生命变奏曲/221

寻找特殊的情境/225

“秀”语连珠,笔下生花/229

后记

换一种活法,如何

0
0
1

当李如珍看到《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有关机构改革的消息后,即刻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满院子转起来。一会儿组织部,一会儿人事局,耳朵竖成了电视天线,四处探听消息,再也没心思工作了。

人们不明白李如珍为什么对机构改革这么敏感,仿佛这次改革就冲她一个人来的。其实,在县委大院里,像她把年纪的中年女人多的是。据小道消息说,这次机关改革的年龄段就卡

在男 55 岁,女 50 岁上。县委组织部早已把这些“够刀”(他们私下自己这么说)的人列入分流的名单里了。一想到这些,李如珍心里就冷,手就情不自禁地摸脖子,她总感觉自己是在菜板上的鱼或者是褪了毛的白条鸡,挨宰是定了,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屈指算来,李如珍到县委大院已整整 22 年了。那时,她是那样的年轻,就像庄稼院里刚刚抽浆的青玉米,一掐一包水,鲜嫩无比,谁见了她都眼馋得想啃一口,她是一点没掺假的乡下姑娘,皮肤却细嫩的像膏脂,一样下地干活,那又狠又毒的太阳早把姑娘婆子们的脸蛋烧灼成树皮了,她的小脸依然白里泛红。那时村人就说:“如珍一身富贵相,根本就不是种地的料,早晚会进城享清福的。要是封建年代,早被皇上选进宫当妃子去了。”这话还真给乡亲们说中了,李如珍日后果真进了县城,还真差一点就当上了贵妇人,只是机会错过了。

李如珍进城,纯属偶然,那年她才 23 岁。那时,大队小学校的民办教师好多都是下乡知青。有一天,这些城里的知青教师忽啦一下全都抽走了,扔下好几个班的孩子没人管了。大队只好在村子里找几个有点文化的年轻人临时代课。李如珍虽然只是小学文化,可在村子里也算文化人了,加之她已经跟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儿子订了亲。有了这层关系,李如珍还能种地么?

村里的小学条件很差,孩子们上课的教室随时有坍塌的危险。为此,乡里已经给县里打了多少个报告了,请求县里拨款维修学校。报告打了两年,仍不见县里有任何动作。终于有一天,负责文教卫生的副县长田玉民来到了这所风雨飘摇的小学校,孩子们见到了县长,就像见到了救星一样,他们激动得几乎尿裤子了。

田玉民副县长原来是省委书记的秘书,小伙子精明强

干,又有魄力。老书记觉得窝在自己身边是人才的浪费,他虽然舍不得田玉民离开自己,可最终还是把田玉民派到这个县里锻炼来了。

田玉民来到县里,果然不负众望,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县里的文教卫生工作就有了较大的起色。这使得那些对他的到来不屑一顾甚至是不服不忿的人们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田玉民很年轻,只有 28 岁,人们对他的能力和水平持怀疑态度也属正常。因为中国不是俄罗斯,俄罗斯可以让 35 岁的吉里延科当总理,而在中国论资排辈的思想根深蒂固。尽管各级组织三令五申改善干部队伍结构,整天喊干部队伍年轻化,干部队伍却不年轻。偌大的中国,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多如牛毛,地、市、县里二十几岁的副县级领导干部却没有几个!

田玉民此次小村之行的目的,就是来考察小学校的。他要把全县所有的小学校危房重新翻建一下,这需要大笔的资金。他一方面正积极地向省里争取资金,一方面马不停蹄到全县 48 所小学考察,他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 48 所小学全部改造完。

年轻的副县长来到摇摇欲坠的小学校,看到四面透风,八面漏雨的教室,顿生感慨:“我们的孩子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学习,我们干部们还有什么脸面坐在办公室里谈天说地喝茶水,整天无所事事。”

“田县长,你这次来赶上夏天,即使下点雨也好将就。冬天就不行了,同学们都站着听我讲课。他们不停地又蹦又跳,才不致于冻僵了手脚,课堂上根本伸不出手写字。”年轻的女教师李如珍抓紧一切机会向县长诉苦。

“你们这里是全县小学条件最差的,我会尽快派施工队来,十天之内怎么样。”年轻的副县长办事果断干脆,在场的干部和村民钦佩不已。

在回县里的路上,田玉民心潮难平,一来是山村里的孩子们让他牵挂;二来是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他意外地发现了李如珍。当他第一眼看到李如珍时,心里就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田玉民自己也不清楚。对田玉民来讲,什么样的女孩子没见过,无论是上大学时,还是在省里的时候,包括到县里的几个月,向他表达爱意的姑娘也不知有多少了,可就没一个让他一见倾心的。爱是个怪物,说不上什么时候就会悄悄地来到你身边。李如珍的出现实实在在地撞了田玉民的腰,把他那颗还沉睡在爱的梦幻里的心给启动了。

“难到我真的爱上她了?”田玉民暗地里这样问自己,他害怕自己的心里变化流露到脸上,让同事察觉,这很难堪,他总是克制自己。但爱的萌芽一旦萌发,踩是踩不死的,除非连根拔掉。可他怎么忍心去拔呢。在以后的日子里,田玉民又去李如珍住的那个小村子好多次,名义是看小学校的改造情况。时隔不久,李如珍就被调到县里一所小学当教师去了。半年以后,李如珍就被调到县政府办公室打字去了。

李如珍的到来,在县委大院里掀起一阵不大不小的波澜。机关里的人背地里议论纷纷,都说她是田玉民的恋人。更叫人哭笑不得的是那几个追求田玉民的姑娘嫉妒得要死。因为没有李如珍的日子里,她们的美丽偶尔还能够博得田玉民有一搭没一搭的青睐。李如珍的出现,让她们的美丽顿时黯然失色,她们再也没有能力和本事来吸引田玉民的目光了。尽管她们使出了浑身解数,或花枝招展、或顾盼忸怩、或娇柔作态也没什么用了,姑娘们好可怜。

机关里所有的人都等待着田玉民副县长和李如珍举行婚礼的日子。婚期终于到了,大家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李如珍的婚礼。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新郎不是田玉民。

二

参加婚礼的人都觉得很扫兴,他们谁也没想到自己让李如珍给涮了一下。

李如珍的丈夫就是那个大队书记的儿子,他叫刘建国,老实巴交蔫了巴叽的,人抽巴的就象菜园子里忘摘的拉秧茄子,个子又小,体格又单薄,皮肤又黑又粗,是属于那种让人看了第一眼再不忍心看第二眼的主儿。

说心里话,李如珍进城以后,也想和刘建国中断恋爱关系,因为那边田玉民频频向她表达爱意,她不是傻子。李如珍真的为难了,她不知道怎样选择。嫁给刘建国将意味着自己这辈子也就稀里糊涂过去了。而嫁给田玉民就不一样了,田玉民是政坛上刚刚升起的一颗新星,前途不可限量,嫁给田玉民自己这辈子的幸福就有保证了。可人们会怎么说呢?唾沫星子就能把她淹死。

她再也经受不住这样的折磨了,她找到了田玉民。

“玉民,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田玉民静静地坐在那里,一脸痛苦的样子,他深情地望着眼前这个他喜欢的女人,有好多话要说。而此时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玉民你说句话行不行,他家里又来人催我结婚呢。”

“那你就结婚吧,我不会拦你的。选择跟谁那是你自己的事,你让我说什么,让我说你跟他断绝关系,跟我结婚?”田玉民说完,把满满一杯白酒一饮而尽,他本来是从不喝酒的。他想用这种方式麻醉自己,让自己的神智变得混沌起来,那样的话,他什么都可以无所顾忌,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理智却总是板着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告诫他:无论做什么,你都应该三思而行。因为你不是普通百姓,你可是领导!领导又怎么样,一个区区县级领导算个狗屁,难道领导就不允许爱

女人么?领导就他妈该当苦行僧?我为什么不能爱她?就因为她有恋人就不允许别人再爱了吗?

“如珍,你说我为什么不能爱你,为什么……”又是一杯酒一饮而尽。田玉民的神志真的不清了,他直愣愣呆痴痴地盯着李如珍,目光如两把锋利的宝剑,要把李如珍刺死。

“玉民,你不能再喝了。”李如珍抢下了田玉民手里的酒瓶子,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惊动了饭店里的人。

“你喝多了。”李如珍不知道哪来的力量,一路跌跌撞撞地把田玉民搀扶到机关独身宿舍。就在她转身想走的时候,田玉民一把拽住了她,就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李如珍惊呆了。田玉民一把扯碎了她的裙子。

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李如珍的眼睛变成了水蜜桃。即使这样,李如珍还是嫁给了刘建国。

县委大院里没有不夸李如珍的。

李如珍心里明白,她是这样做了,人们才这样夸她。反过来,她真的跟田玉民结婚,这帮人臭嘴里射出的毒箭不把她射成蜂窝煤也差不多。

田玉民深深地为自己的冲动后悔不已。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总是怀着忏悔的心里,对李如珍倍加呵护,这反倒成了机关里那些长舌妇们的嫉妒的话柄。在田玉民日后离开这个县的日子里,李如珍再没什么好果子吃了,她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一个个女伴青云直上。有的当上了妇联主席,有的当上了计生委主任,有的还当上了县人大副主任。而她却干了二十多年,竟连副科调也没调上。她们那些当了领导的,真的就比李如珍强多少么?

三

“张姐,张姐,怎么大清早就睡呀,昨天晚上干什么了?来了就睡。”李如珍手里掐着那份有关机构改革的报纸,有几分

神秘兮兮地来到了县妇联主席张会悦的办公室。

“我知道准是你，说话总是吵吵嚷嚷的，就不能小点声，就怕别人不知道你来。”张会悦显出不高兴的样子，很艰难地慢慢睁开了已经灌了铅的惺忪睡眼，放出些许懒散的光。她今年49岁，长得一张苦瓜脸，一双不大的总是犯困的肉眼，眼袋又大又松弛，就像谁恶作剧在她眼睛下面摁了两块刚发好的面团，十分抢眼。浮肿的眼睛里好象总装着泪，一不小心就会溢出，眼圈总是暗黑色，看上去总是疲惫不堪的样子。她的鼻子和嘴没有什么值得写的，属最普通的那种，喘气儿，吃饭。不过值得一写的是张会悦的身材，虽已年近半百，仍有少女之风韵，够得上丰乳肥臀，走起路来，轻盈飘逸，如风摆荷叶，不知道迷倒过多少人。在机关有关张会悦的身材有“两条命”之说：看后面，想死个人，看前面，吓死个人。

“张姐不是我说你，我看你家那破歌厅早晚会把你累垮的。”

“你不了解情况就瞎说，哪是那么回事，我们家那歌厅，早让我弟弟管了，我才不操那份心呢，到时候把钱给我就行。”

“那你干什么困成这德行？”

“如珍，你把门关上。”张会悦示意李如珍把门关紧后，压低了声音说：“昨天晚上，马县长和人事局丁局长都让我们家老郝请家去了，在我们家歌厅折腾到下半夜，还不回家，非要玩麻将不可。这不刚散局么，一宿到天亮，你说能不困么？”张会悦说完，长长地打了个哈欠。

“张姐，你真行，马县长都成了你家座上宾了，咱是八抬大轿也抬不来家呢。”

“你这是哪的话，我不也是有事求人家才请人家，人家是主管副县长。不请人家玩一玩、乐一乐，不给人家多点几炮，

你还能办成什么事儿，现在不都这样嘛。”

“你们家还有什么事？该办的不都办了么。老郝如愿以偿当上了镇党委书记，你也当上了妇联主席，房子也解决了，你还不知足啊！”

“你呀如珍，不是我说你，这居家过日子事多着呢，什么事不得自己想，你永远也别指望别人替你想。我和老郝的事儿是都解决了，那还有孩子呢。眼看我们家娟子就高中毕业了，她怎么上的高中你还不知道么？指望她考上大学，那不是做梦吗？这孩子要考不上大学你说怎么办？十七大八的，东门进西门出的也不是个事儿。我想让马县长给娟子安排个工作，让娟子上县卫生防疫站。”

“你是真能整呀，那娟子还没毕业，这边就找上工作了。不是说编制冻结了吗，上边不是有规定，改革之前，机关不允许进人么。”

“什么规定不规定的，都是王八生痔疮，烂龟腚(规定)，我才不管那套呢。制度都是人定的，况且这么多年你还没看明白，有几个人正儿巴本地按规定办事了？说是机关不让进人，这几年进来的还少吗？”

张会悦说的一席话让李如珍一时语塞。她仔细想想张会悦的话，也觉得是那么回事儿。这几年来不就是这样么，机构改革也搞过几次了，可就是没见机关人少，反而改一次进来一批人，弄得机关就像得肝浮水的病人，一天比一天臃肿。

李如珍怔在那里，她觉得自己这20多年来，在机关里是白混了。她整天泡在机关楼里，傻乎乎地干，大眼累没少受，生怕别人说她不行。尽管这样，她也只能是撅嘴的骡子卖个驴价钱。自己的事，一件也没整明白。

“如珍，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我自己。”

“你怕什么，改革又不改你一个人。就凭你，干啥不行。干啥不比挣这点死工资强。我早就说过，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要正确地估价自己，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优势。论起优势来，我是赶不上你呀，我要是你，我能让那帮男人都跪倒在我的裙子下面。可惜我没你那模样啊。”

“张姐，你都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听不懂。”

“不是我说你，你要是懂，也不至于混成这德行。我真替你可惜，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是死木鱼脑袋。我们都徐娘半老啦，还能蹦跶几天？再不抓紧时间，你身上的那点‘资源优势’可就浪费了。到那时后悔也晚了。当今社会，没什么人再喜欢空谷幽兰了。社会就是个大染缸，你自己洁身自好有屁用。”张会悦就像一位指点迷津的得道高僧。中午时分，李如珍从县妇联出来，匆匆忙忙骑上自行车，往城北去了。

四

李如珍家就在县城最北端的平房区，这里面住着的大多都是跟李如珍的丈夫一样的下岗工人，蹬三轮的，卖菜的，卖小工的，收破烂的，还有南方来的打工仔们。她家的房子是70年代的红砖瓦房，房上的水泥瓦由于长期风吹日晒快成核桃酥了，邻家的二小时常上房轰鸽子，把瓦都给踩碎了。李如珍就怕雨天，俗话说：破锅漏房子病老婆，这是人生的三大不幸。每到下雨的时候，李如珍家的地上窗台上，到处都是盆盆罐罐，不管怎么说，夏天还是好对付。到了冬季就傻眼了，屋子里四下漏风，白天一天没人，晚上回来生上炉子，屋子里刚有点热乎气儿就该睡觉了，又不敢封炉子，怕煤气中毒，她刚结婚那年，差一点就给煤气熏死，这教训她时刻不敢忘。她就在这样的恶劣环境里生活了18年，她本应该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可是在那个年代，她一个小小的弱女子是无论如何也背负不起道德这座大山的重压的，选择刘建国，完全是